

西於科學考查團叢刊之一

徐旭生西遊日記

第三冊

懸古玄同顯



徐旭生西遊日記

目 錄

叙 言

第一卷 自北平至額濟納河

第二卷 由額濟納河至哈密

第三卷 由哈密至回北平

附錄三則

附插片目錄

一 著者小影

二 西北科學考查團在西直門出發時攝影(一)(二)

三 中國團員在包頭第一次出發工作時攝影

四 放氣球

目 錄

目

錄

- 五 夕方一々々カ《々之青年
- 六 駝隊出發
- 七 沙漠中間之孤樹
- 八 蒙古人馳馬
- 九 哈柳圖河工作時
- 十 蒙古包內之神龕
- 十一 《G P Y 玄X之診治
- 十二 沙漠中間之風
- 十三 大風時之搭帳篷
- 十四 渡額濟納河
- 十五 駱駝跌河中以後
- 十六 額濟納河岸上之大隊駐帳地
- 十七 將二獨木船釘爲一

- 十八 作者由額濟納河出發時攝影
- 十九 赫定博士冒寒工作
- 二十 帳篷與蒙古包
- 二十一 大戈壁中間之綠島
- 二十二 ГYЛYГXЛXЛX之草地
- 二十三 赫定博士病矣
- 二十四 大雪滿地
- 二十五 十八年元旦日所見之村落居民
- 二十六 十八年元旦日所行之路
- 二十七 小堡之纏頭婦女
- 二十八 小堡之風景
- 二十九 小堡之橋
- 三十 重行出發

目錄

四

目

錄

三十一	哈密城門
三十二	九龍樹
三十三	鄯善縣附近
三十四	纏頭檢綿花之男婦
三十五	纏頭之樂隊
三十六	吐魯番纏頭少女
三十七	吐魯番舊城
三十八	吐魯番新城
三十九	吐魯番附近
四十	新疆長官參觀團中之氣象測候所
四十一	西北科學考查團宴新疆政界要人時攝影
四十二	博克達山
四十三	博克達山之花

四十四 博克達山之草

四十五 達摩庵附近

四十六 海子及龐真人祠

四十七 著者往探博克達山最高峯出發時攝影

四十八 博克達山之最高雪峰

四十九 博克達山之雲與林

五十 博克達山最高雪峰前之海子

五十一 兩敗俱傷之新疆兩要人

徐旭生西遊日記

第三卷 自哈密至回北平

九日，早起，天頗飛雪，未久即止。堯營長來，謂今日天氣不好，如欲拜會王爺，可于明天上午十一點；又問，我們的錢，支出票銀五千兩，是否敷用。我本欲明天再出去拜客，對於第一點，自然非常贊成；對於第二點，我看他不願我們把錢全取出，勸歐人暫止取一部分，他們不願，乃決定今日即時往拜會回王；回來後，再派人往取錢，並與之講明全取的必要。同海德步行往回城，回城在新城外二三里，入城向左，即爲回王住宅。客廳頗大，陳設美麗，但光綫不明。牆上中堂對聯完全漢式。回王年七十一，白鬚蒼顏，精神矍鑠，身材不高而豐滿，衣飾皆漢式，漢話亦極流麗，不知者恐難斷定爲他族也。人極和藹，說他曾進原，蒙袁大總統的優禮，袁大總統人好，他那時候太平；現在終天自己一家人打架，對外國人很不好看；楊督辦人好，視五族如一家云云，我亦唯唯應之，且以福

壽康健，世篤忠貞，爲國藩輔等類話恭維他，他很高幸。辭歸後，才聽說今天回人節氣，剛才堯營長來，卽爲擋今天的駕，我們不曉得，竟冒昧的跑去；他接待我們，實爲破例。決定明天再派米綸威和丁仲良往取錢。李營長來，並送哈密瓜二枚。去後一嘗，鮮美絕倫，始知名下無虛。王園運的嘲哈密瓜，大約因爲在遠未能嘗到真正的哈密瓜，所以妄加嘲弄。如果他真來過新疆，嘗過異味，一定不敢亂說了。朱縣長來，未會著。他又將楊督命，送羊一頭。晚接益占肅州來電，文爲「甘肅不讓留蒙，馬來肅交涉，尙未見，想辦法，祈匯三百元來，馬冬，」此事全出意外，可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止好擬一電致理事會，文爲「接馬叶謙電，「甘省不讓留蒙」，哈密台尙未得允許，速設法，新生緩來，頤」。現在也只能這樣作，將來能成功與否，實在未可知之數。希淵有一英文電致赫定先生，略謂「十八號到 Santal，二十日起身，一切全好。發電地爲肅州，未知何月，疑爲十二月，頗望他到肅州，能見到益占，可以幫助他。補作日記。

十日，今早又接希淵電一封，文爲「（銜略）昨到，請送一百念元，速乞復至

二公，袁，詹，龔」。電爲昨日下午自沁城發者，然則他們已經快到，昨天所接肅州電，一定不是上月發的，雖不能再望他替益占交涉，然近日團中，已多困難，得他們多人來商議，很有方便，所以不禁大喜。丁仲良同米綸威，李伯冷到同王府交涉款項及照像，我同海德出來拜客，到劉旅長，阿副將名道德，號石梅，甘肅碾伯人。朱縣長各處，止見著朱縣長。在他那裏又見著巴營長，據他說多統領已經不在哈密，本意出來後即往拜多統領，現在不好再去，只好請他致意道歉。歸，丁仲良同說見著同王，同王許撥全款。同王派人送羊數頭，茶葉兩匣。午餐後復獨出繼續拜堯營長及色營長，回來，堯營長將票銀全送來，聽說色營長明天回去，托他帶洋給希淵，他允許晚晌來取。出去，拜吳商會會長，李營長，色營長，堯營長，巴營長，陳郵務局長，田電報局長，只見著堯營長一人，其客廳在樓上，建築爽廠，式合漢纏，當在哈密城稱巨擘了。多統領處，亦畱一片。歸與希淵等寫信一封，囑其款到速來。晚接楊督辦復電一封，辭極客氣，末言與赫定同進省事，自可照辦。色營長尙未來，派春舫將信及票銀四百兩送去。補作日記，未完一

日，馬森伯又截住問談。內及團中各事，外及中德將來外交，無不盡量傾吐。要之對於團中，他總疑惑我們近來所遇見底困難，全因為我們屬國民黨的緣故。他幻想我們回去後他們還可以在這裏考查，可謂不通中國情形已極。至于關係中德邦交前途，他的論點總是張大美俄兩國的野心，謂德國為中國可能的友邦，究之他所垂涎底為新疆的煤油礦；所想建築底為從迪化到斜米連煤油的鐵道；他所希望底還是若干年讓渡；其言雖巧，其野心昭然若揭，我也沒有大折他，不過隨便告訴他那樣不很行兩已。一看錶已經一點多鐘，趕緊回室，洗腳，寢。

十一日，今早陳郵務局長來，略談。陳人頗爽快，他說我們衣服不易洗者，可掣去讓他的聽差漿洗，誠意可感。去後又送二羔。下午拉爾生將到迪化的團員行李送來，兵士欲檢驗，此間海德諸人拒不令檢驗。一天什麼也沒有作，同春舫閒談天。春舫意志不很堅定，頗有改圖的意思，極力勸勵他，告以科學生活的可貴，淵淵以陳，頗想教士的傳教，極為可笑。我們的人生對象固為科學，而態度却極像宗教。春舫思想清楚，為科學中不易多得的人才，我安能不有熱望

耶？後春舫告訴我他的身世，亦饒興趣；他的讀書環境，困難頗多，他竟能苦學自振，開端既佳，故令人對於將來，不能不有厚望也。

十二日，無事，同丁仲良等隨便作幾條燈謎以資消遣。燈謎雖小技，然固有別才：渾籠大意，高華精警者爲上；別解妙生，巧切不鑿者次之；堆砌典故者爲下。我既無別才，所想出底，除幾條外，盡下乘也。收到赫定去年九月助款，發給團員。此間盡用票銀，破爛者居十分之九，此三幾百塊的出入，如有現洋，一刻鐘可完，現在此種爛紙，計數非常困難，如果將《X L 7》又點查和各團員的點查的工夫合計起來，當不下四五點鐘，時間的不經濟，竟能到這步田地！馬團副同二軍官來查昨到的行李，請丁仲良招呼著點查，歸結查一部分；另外的箱子，據說鑰匙不在，貼上封條，等將來檢查。

十三日，午前馬團副同二軍官來，傳劉旅長的意思，說昨天未點查的箱件，總須檢驗一番，才算公務完畢，尤其是那一箱子彈，必須將數目點查明白，才與楊督辦的命令相合云云。我告訴他說，現在鑰匙已被他人帶到省城，如果能設法

配到鑰匙，或得一 *Pass-partout* 者，那也無妨檢查。隨即與海德商議，他總是推著沒有鑰匙，恐怕壞鎖等類的話頭，非常困難。海德回室，馬森伯過來，氣勢洶洶，讓我給馬團副說，這是私人的東西，萬不能檢查，理由幼稚，極可怪笑。我告訴他說：我萬不能給他翻譯這樣無理由的話。他沒有法子，就叫米綸威及《又》又來給他作翻譯，當然沒有效果。我這個時候，非常生氣，就告訴他說這是勢之所不能，理之所不許，因為我萬不能承認外國人在我國享有特權，並且告訴他說我已經承許檢查，一切的責任我全擔負。回頭告訴馬團副說，以不損害鎖箱為條件，允許他檢查。馬去後，他們非常不高幸，就要同我們分席而食，這樣小孩子脾氣的瞎鬧，我也正好任他們。下午馬團副等來檢查幾個箱子，賸下的等明天配鑰匙後再行檢查。仍繼續作燈謎。

十四日，馬團副等來繼續檢查，聽他說，希淵等昨天已到一顆樹，然則不久即可進城，非常高幸。以為午後即可到，但等了好久，終未至。兩位仲良同春舫到城外接他們，也沒有接著。檢點燈謎，我所作底將及五十，因將牠們補足，另紙抄

起。昨晚今早並作對聯幾付，也抄起。晚餐時行人尚未到，以爲他們又不進城，頗爲詫異。餐後未久，省同獅醒先來，希淵後至，半年積愆，一切傾吐，快當何如！前幾天所接電報 Santal 一字，百思不得其地，或疑爲山丹；今天談次，才知道爲 Sontol 的電誤；Sontol 卽我們氣象測候所所在之 Montal，不禁失笑。他們去年十二月一日從那邊起身，通共走了四十五天，罐頭先完，白麵在抵二工前一天亦完，所以一天走了一百二十里赶到二工，可謂辛苦！然比較大隊已經好的多了！談至一點多鐘，始寢。

十五日，早晨微雪。午時，我們先來的人給後來的人接風，到鳴盛館小酌。此館後面有半截樓，亦無雅坐，然樓上光綫較前幾天所去底館子爲佳。坐前貼有「莫談軍政」字樣。吃了不少的東西，價止七兩多銀子，若比北京，可謂價廉。歸後牽駱駝人二楊姓者來，說當時拉爾生僱他們的時候，允許把他們帶回去，現在被開除，又不另給盤費，想等拉爾生來後再問問他，而這裏既不許住，外面也不許住，來請設點法子。希淵的意思以爲他們既被開除，允許他們在這裏

住，既屬不便，而他們當日與拉爾生有何成約，我們也無從懸揣，或有冤枉，我們也未便坐視，只好請此間守衛的排長給馬團副說允許他們在外邊住兩天，等拉爾生再作商議；我亦以爲然。但排長回來說，今天暫許他們在門內留一夜，明早馬團副來，再作決定，因命即照此辦理。晚與希淵談工作事，頗得了若干的新知識，然寢時又已一點餘。

十六日，早晨微雪，比昨日較大，下午止。午餐時馬團副來，把事情問明，即照昨日所擬辦理。終日無事，閒談而已。

十七日，近些天日記欠記多日，最多時至八九天之多，後雖漸補，終未能畢，今日早晨趕行補完，宿債全清，爲之一快。下午因要隨舊俗寫對子，請店主人來商借一硯台，談次，知店主人吳君爲回教阿訇，頗知教中典故。他以後將回教漢文書籍天方性理及天方大化歷史借給我看。

十八日，終日無事，見著獅醒的年大將軍平西，隨便拿來一看，翻閱一半，隨即棄置，此書可謂劣極：作時在民國成立以後，到了這個時候，還有這樣不清楚

的思想，可謂恥辱。著者也少知一點世界，一點科學，但是他一點也不懂，他覺得這些同原來的迷信爲同樣的東西；他又非常勢利，因爲天主教盛行，就尊羅馬教皇爲教宗，但是他又不曉得天主教是什麼東西，就東扯西拉，把教皇說成一個妖道的首領。其餘描寫技術，文章結構的等于零更不必說。外國不成功的小說，我也看過若干，像這樣卑劣的東西，在社會上萬無流行的可能性，而在中國竟能得一部分的勢力，我國人看書能力的低下，竟至于如是！

十九日，翻閱天方性理，盡一日之力，勉強讀完。此書爲金陵人劉智宇介廉所編譯。書中最早的序在康熙四十三年，則劉君固康熙年間人。彼自謂「泛覽羣書」，故其爲文明白曉暢，無佞屈難通的毛病。阿剌伯的哲學，導源希臘，本頗精深，此書所陳之義半見于希臘哲學，一定是承襲的一部分，其餘一部分當爲阿剌伯哲學家的意思；或有一極小部分，爲劉君的創作，亦未可知。此書言天人，言理氣，言陰陽，言心，言性，與宋儒學說頗有形似。然希臘哲學，條理本極清楚，又加以阿剌伯學者的補苴，其精密的程度已高出宋儒學說多多，乃這一二百年內，

我國的學者，竟沒有大留神到這部書，實堪惋惜。我從前看見章太炎先生的演說，說張橫渠的學說似與回教有關係，不知道他的話從何處說起，現在我却疑惑他曾看過這本書，所以這樣說。如果我所猜想的不錯，那可就前後倒置了。因為張橫渠如果真看見希臘系的哲學，他的學說要更精密許多。不惟張先生沒有受這一本書的影響，這本書却很受宋儒的影響：比方說，牠那上面所作底圖，一定是做效宋儒所作，絕無疑義。晚寫對聯。

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日，隨俗忙年節，作燈謎，貼對聯，給賞錢，以外無可稱述。二十，二十一兩日翻閱天方大化歷史，書爲遷安李廷相所譯，民國八年出版，譯筆不佳，如譯名不盡畫一，年月仍承「隋開皇中」之誤，皆其顯著者。內容爲宗教的傳說，除末數章外，與舊約所傳大同小異。二十二日，並且借到了一付麻雀牌，也是一種無聊的消遣。並限制各團員及僕人，如果年下賭錢，止限陰歷初一，一二，三三天，且一不準耽誤正事，二不準喧嘩，三不準輸贏過大：團員以五元爲限，僕人以兩元爲限。聽說後隊已到黃蘆崗，明日可進城。因大隊

將到，飯廳不敷用，移至西院，與希淵等同住。

二十三日，今日爲陰歷戊辰年元旦，此地因纏民居大部分，故不大覺熱鬧。

上午打麻雀。陳局長，朱縣長來賀年，少談即去。沙親王，阿統領亦來，一概擋駕。下午聽說後隊已進城，到東院少候，赫定先生亦到，他的病已全愈，契闊月餘，得一快聚，大家全很高幸。赫定先生問檢查行李及分席食事，對於馬森伯諸人頗有申斥。前數日中歐團員間之塵霧一掃。行李因進城已晚，不及檢驗。

二十四日，赫定先生又病寒熱。我乘車出去隨俗賀春喜，止見著陳局長，他說明天要給我們送兩棹菜，固辭不獲。這幾天沒有看見天山，今天賀喜出郊，又得瞻仰，積雪加多，大約此數日中山中又雪。情景與前數日不同而美麗猶昔，不禁低回流連。今天檢驗行李前，米綸威因急需打字機，想趕緊取回，因言語不通，同旅部排長少有衝突。晚馬團副，任參謀長及二軍官檢查行李畢，同來，少談去。爲燈謎事趕緊設燈備采，雖也有些人來打，但無人有打雅謎的本領，我們的謎有以「泰山」打一字，他們不是猜高，便是猜重，略舉已見一斑。歸結到十